



行走黄河边,李敬泽用一部《上河记》连接过去和当下

## 你要去见一见山川,会一会陌生人

本报记者 张瑾华

如果我们跟着一个人走黄河,恰好他又是个作家,那么,我们会有怎样的体验呢?

我们跟着他“云走黄河”,经甘肃—宁夏—内蒙古—陕西—山西,用了3个月。事实上,很少有人真的会有这么大把的时间,扔下一切,只为了走黄河。但是,有一个人替我们走了,而且他还全程用文字记录了,我们看到了黄河边的一个一个人,我们感受到他们的悲欢,感知到黄河岸边的大量生活细节。

我们跟着他,走过那些古老的故事,走过了鲜活的日常,走过了河边的英雄与凡人,走过了城堡和老渡口的梦……

最初漫游黄河,是2000年。

22年过去后,重返,书写,便有了这部连接过去和当下的《上河记》。

在李敬泽的全部创作中,《上河记》理应占据特殊的一席,因为这是一个当时30多岁的年轻人用身体在写作,也是一个年轻人带着考古学者的老灵魂在行走。

2000年6月,在黄河之行的始发地甘肃,他以兰州为中心漫游,见过甘南路上的青稞地,在无尽的草原上流连,在流淌了千年的大夏河边驻足;

2000年7月,一路向东,在西海固地区,一个个带着“关”字的地名、山间的座座城堡,让人不禁如“几百年前的将军”般久久凝视这土地;

2000年8月至9月初,穿过乌兰察布草原探访“百灵地”,拜访榆林这座曾属于武士、商人和工匠并曾引领潮流的城市,在米脂街头遇见“堂吉诃德”……

可能曾经,一百年间的黄河岸边的生活也没多大的变化,而现代社会,20年不见,恐怕就已沧海桑田。

变化太大了,2000年,李敬泽看到的黄河村子的墙上,宣传语还是跟电话普及有关,如今呢,农村都是网络社会了,有一些直播当地原生态的快手、抖音博主很受欢迎。我们不禁也憧憬着,黄河沿岸生活方式的转变,会迎来一个“黄河文明”的新时代吗?

李敬泽曾说过,自己是没有故乡的人。他出生在天津,可以算是山西人,又在河北长大,心中的故乡概念是模糊的。

行走过黄河后,他心中有了一个答案:“我是谁?这渐渐成了一个重大问题。那么至少我确认,我是黄河的后裔。”

《上河记》,也似乎并未终结。

新的一年来了,“阳”了的李敬泽这几天还在养病中。辛苦了一整年,公务兼写作之余,也正好可以趁此难得的机会,静静地休整几天。之后,他将再次出发,有太多的事情等着去做。况且,春天也已经不远了。

2023年,我们每个人都满心期待,就像李敬泽说的——

**“我想,你要任自己的意走出去,去往你未曾去过的地方,你得见见山川、世面,会一会陌生的人。”**

初读关键词

## 行走远方

## 1

李敬泽讲述《上河记》的缘起——

“我将从黄河之源走到黄河的入海口。在黄河流域的广袤土地上漫游,走过山、原野、河流、村庄、城市。那时是2000年,在那时,旅行通常是为了出差或者探亲,没有功利目的的仅仅为了置身于彼,这样的事似乎并不常见。在那时,我被‘行走’这个词所召唤,我想,你要任自己的意走出去,去往你未曾去过的地方”。

“我的梦想、我的计划如虎,我的行迹如蛇。在那一年的五月,我意气飞扬地出发。当时我是《人民文学》的编辑,每个月把稿子发完就跑了,浪上半个月再回来。工作、发稿,再出发,如此到了秋天,这样的节奏渐渐不能持续。我走过甘肃、宁夏、内蒙古、陕西,然后窝在家里写出了一本《河边的日子》。”

20多年前,当时田野调查在作家群体中还没有形成一种自觉的气候,但李敬泽已经自觉地在“反游记”了,

他说,“采风”这个词太别扭了。“人家不是‘风’,我也无心来‘采’,我觉得我倒是一阵小风,从这里刮过去,了无痕迹。”

2000年6月8日,李敬泽请随车的司机张师傅拍了一张他在大夏河边的照片。他说:“一个在2000年6月8日驶过大夏河边的人见证了一种高度成熟的农业文明的胜利,它已经‘改天换地’,这是持续了2000年的宏大工程,与此相比,人如同蝼蚁。”

他在黄河沿岸的漫游中,自觉化身为一位社会学学者,一名田野调查者的角色。

他跟当地人一起去赶集,差点在集市的一个牙医摊子前拔了一颗牙,终究还是“临阵逃脱”。

他逛“花儿会”,会在路边拦住拖拉机,买一个大西瓜,蹲在公路边吃起来。

他走进了一位叫马登元的老人开的面馆。这位老人脸上有郁闷的歉意,对他说:“人有钱了,心狠了,假的多了。”

漫游的路上,他遇到了各种老人,一个个都是田野调查的“活样本”。

比如,在兰州,在整个甘肃,人们都知道一个杨木匠,人们口中的“木头圣人”。

比如,米脂的民间剪纸艺人郭佩珍,她剪下了《千年古树开花,梦一场》,在李敬泽看来,那是繁华之极,又悲凉之至。他买回了这件作品,隔了几天,他想了想,还是觉得是繁华。

他把这些沿途所见的最真实的生活,写到了这部书里。

“我已看过。”李敬泽说,“我感到黄河已不须再看,它是看不尽的。但一个人不能无休无止地看它。”

## 2

重返黄河,已是2019年,恰如久别重逢。

“这是穿越,是重返22年前,现在侵入往昔、他乡原是故乡。”李敬泽用李商隐的两句诗形容这种岁月的穿越:星沉海底当窗见,雨过河源隔座看。恍兮惚兮,你不知那写诗的人在哪里,他看着窗外星沉海底,他看着大雨仅在一座之隔掠过黄河之源。

重返黄河,他说:“22年过去,我自己也变了。”

我们每个人都将经历时间的蜕变。从最初的《河边的日子》,到如今的《上河记》,一个说走就走的年轻人,渐渐地步入了人生最充实的盛年。如今的李敬泽,也比当年的自己自信太多。



李敬泽

著名评论家、散文家,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。著有《青鸟故事集》《咏而归》《会饮记》《会议室与山丘》、《上河记》等。

“那次漫游一定程度上确定、标记了后来的我:对田野、对山河故人、对实际的而不是理念的人世与人事的持久热情和向往。”

走黄河的过程中,李敬泽一些很有个性的态度很有意思:比如他说,不想对着长城抒情,对关羽和杨六郎没兴趣,等等。

这些主观态度,更让我们读到观察者的主体性,也会让读者接收到信息: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真实的人在行走,他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,他一边走,一边在表达着自己的看法。

这个外来的行走者,和黄河沿岸的土地、乡民,构成了一种情绪流淌的互动关系。

旅途中,多的是这样的细节——

“后来就走到了操场。一个男孩看着我,两个女孩吊在双杠上,也看着我。我向他们笑,他们也笑。”

书中最动人的章节之一,是关于喊叫水的。喊叫水,是西海固的两个村庄,一个严重缺水的小地方。

在干涸到严重缺水的喊叫水,一个姑娘指着村边一小洼水,坚定地对他说道,这水可以喝。事实上,这水是苦的。

“我看到那姑娘站在河边,穿着松糕鞋、喇叭裤,她的装束与这个村庄格格不入,她也许二十岁,也许十七八岁……”他这样写道——“那天我和那姑娘只有这么两句问答,然后我就灰溜溜地走了,我觉得那姑娘一眼就把我和我在那一刻所代表的一切都看穿了。”

在《上河记》中,难能可贵的是,李敬泽多次表达了他真实的内心,他面对土地上的人们时,自己的那种慌乱和虚弱。

“我甚至不敢面对秦义美的眼睛。我感到虚弱,我强烈地想做点什么但又觉得我所做的事令我无地自容。”

“我害怕成为一个施舍者,那是羞耻的,卑劣的。”这是一位人在旅途的知识分子的情感和思考。

